■青春岁月

老北京胡同里的“练家子”

□马仲清 文/图

昔日人们开展文体活动，往往就在家门口，就在不宽阔的胡同中进行。

我家原住朝外二条113号平房大杂院，二女儿从四五岁骑儿童三轮车，到上小学四五年级学骑自行车，都是在院门口和胡同里学会的。在胡同里老伴和女儿打羽毛球，几个小女孩儿蹦蹦跳跳的玩猴皮筋儿，都是记忆里的欢声笑语。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，女儿上小学时，在胡同里学骑自行车拍摄的。

五十多年前，朝外秀水河、南中街、南下坡胡同，活跃着几处摔跤场，有跤魂美誉的朝阳区摔跤教练于崇福，就在家门口办跤场，培养众多的摔跤爱好者，不少跤手在市区比赛中，取得优异的成绩，其中韩铁良还成为国家一级裁判。

胡同里还活跃着百年花会，以于俊佑大伯、于崇福大哥家为首的高跷会，逢年过节在胡同里表演，人们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表演，享受喜庆和欢乐。这张照片是在于大伯家门口拍的，记录了当时高跷会要去表演的盛况，中间拿旗的就是于俊佑大伯。

那时候，陈巨同、于崇来等十几个小孩在胡同里踢球，他们成立的山鹰足球队，在日坛公园与使馆工作的外国人比赛，与南营房等胡同的小朋友比赛，踢得有模有样，在朝外地区很有名气。

陈巨同球踢得好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经史万春教练破格选拔到北京足球队，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。如今，年过花甲的陈巨同，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教练，为培养足球后备人才，满怀激情地活跃在绿茵场上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朝外地区平房拆迁。昔日胡同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场面，一直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。

新被暖冬夜

□周耀明 文/图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部队机关为走五七道路，白手起家，因陋就简，办起了五七干校。在干校劳动期间，我们一些男学员，住在劳改农场移交的一个大棚内。

大棚陈旧简陋，棚顶瓦片很薄，墙壁、门窗有许多空隙，棚内四面漏风。入冬没有像炉子之类的取暖设备。那年冬天奇冷，凛冽的西北风打着唿哨，从棚子毫无遮拦的大小缝隙中，伸进刺骨的尖嘴长舌，舔得我们直打哆嗦。有人在棚内划根火柴，如豆的火苗也会随风起舞。晚上洗脸盆里剩的水，清晨一看结成了厚厚的冰块。白天棚内比棚外还冷。

我和黄钖才同志合睡在用木板支起的双人铺上。我们两人是首批到干校劳动锻炼的，几个月来，同吃一锅饭，同种一块田，同送一车肥，同扬一个场，同开一个会，同学一本书，同睡一个铺。互帮互学，影形不离，无话不说，情同手足。

由于天气冷，睡觉时两人的被窝常紧挨在一起，相互取暖保温。尽管如此，但还是睡不踏实，经常会被冻醒。而雪上加霜的是，棚内耗子不怕冷，经常“吱吱吱”地打架，吵得人更是心烦。有次我们打开手电筒一看，耗子们正在草绳、铁丝上来回“走钢丝”呢。由于晚上睡不好觉，时间长了，第二天干活就精神不足，经常又困又累。

老黄比我有心眼儿，向家里写了一封信，说了自己挨冻的情况。很快，他家里就寄来了一条新棉被。当晚，老黄将它铺开合盖在我俩的被子上，那一夜被窝里既温暖又舒服，我睡得特别香，还做了一个“春暖花开”的好梦，让人终生难忘。自此，晚上休息好了，白天劳动就劲头十足。

干校的艰苦环境和繁重劳动，考验着我们每个人。在这困难面前，我和老黄经常念叨这句话：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；累不累，想想英雄董存瑞。可以说，干校的集体生活，是我们人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磨砺。

时至今日，当年在严寒肆虐下老黄的新被子给予我的冬夜温暖，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丝丝的暖意和浓浓的战友情。

■图片故事

陪妈妈过情人节

□陈艺 文/图

情人节这天下午，石景山游乐园洋庙会里欢歌笑语。抱着玩具的成群年轻人、一家三口，汇聚成壮观的人山人海。特意到此掠景的我，望着眼前相携相拥的情侣，却就是按不下快门。

我迎着寒风，哆哆嗦嗦在园中转了一圈，没有一点收获，只好无精打采地往大门口走，准备回家算了。突然间，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中年男人，买了一枝玫瑰花，微笑地递给了身边的老妈妈，老妈妈略带羞涩慈祥地看着中年男人，甜甜地笑着。

这温馨的一幕，我忘情地竟然没有按下快门。当我反应过来后，这个“暖男”已经用左手拉着步履缓慢的老妈妈慢慢地向前走了。于是我赶紧连续拍摄了几张。中年男人发现我在拍他们，还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
站在原地翻看拍到的图片，虽然拍得不够到位，但我还是被画面感动了。老妈妈手里攥着的那枝玫瑰花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当时突然想起了自己年近八旬的老母亲，老人家把我养这么大，我从来就没陪妈妈逛过庙会，更别说陪妈妈过情人节了。

站在寒风中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愧疚地想起了今年除夕回家过年，母亲一边给我包饺子，一边跟我唠嗑。我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嗯嗯啊啊，都没听清母亲说了些什么，而是坐在沙发上抢红包，发短信，刷屏。

和拉着妈妈的手逛庙会、过情人节的“暖男”相比，我简直差距太大、太不应该了。

■家庭相册

家有贤妻不招祸端

□许双福 文/图

常听母亲念叨这样一句话：“家有贤妻不招祸端。”

说来惭愧，结婚近三十年了，我是从来不会做饭，也没真正地做过饭。也许与家庭教育有关，从小在母亲做饭时但凡我进厨房，母亲都是很不高兴地说道：“男孩子学什么做饭，男人不能围着锅台转，这样没出息。”心里便有了做饭不是男人的事儿的概念。

从结婚那天，我的工资就由妻子管，家里的一切由她安排，到后来有了医疗卡、住房公积金卡，乃至儿子工作后的工资卡、医疗卡等，一样不落地交给妻子。说实话，家里的经济是什么情况，以及她们姊妹们共同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商店，每年盈利分配，我是大撒把，一概不知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

平时的生活，她说买什么，我只是帮着提，不想走了，在超市或者市场门口找个地方等。她做什么饭，我就吃什么。她也从来不埋怨我不会做饭，对她来说做饭既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习惯，似乎又是理所当然的差事。

家是讲情的地方，不是论理的场所，这是我的观点。夫妻之间锅碗瓢盆的磕碰是难免的。在芸芸众生中我们能相识，最终有了世间独一无二，携手创造的作品——孩子。我是他唯一的父亲，她是他唯一的母亲，孩子使夫妻的目标更加明确，不仅是感情的纽带，还是目光的聚焦点。他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夫妻的心，是夫妻一生的希望和寄托，又是别无选择的目标。

家中无理可言，更无需论证对与错，不仅要接受她的优点，还必须包容她的缺点。如伟人毛泽东所言：“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。”夫妻间的共同目标是什么？是人生，是生活，是日子，是风雨，是阳光，传递真情，享受挚爱。

冬季的傍晚，下班回来，走到楼下仰望家里的窗户，透过窗帘看见她做饭的身影，肚子就叽哩咕噜。外面是寒风凛冽，家里却是温暖如春。

在与朋友们聊天谈到我的名字时，当时父母因何给我起了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名字“许双福”，我没问过二老。要是让我自己来解释，我有一个好的家庭，有一位勤俭持家的好媳妇，正是因为这些，我叫“双福”。也许，这就是父母当初给我起这个名字的初衷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